

匈牙利现代小说选

外国文学出版社

匈牙利现代小说选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匈牙利现代小说选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通县辛店印刷厂印刷

字数 299,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5\frac{8}{4}$ 插图 2

1984年6月北京第1版

198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9,000

书号 10208·177

定价 1.40 元

目 次

爱情	德里·蒂博尔(1)
	柴鹏飞译
解与结	兰捷尔·尤若夫(17)
	柴鹏飞译
穿灰衣人和他的母亲	保洛陶伊·博丽丝(32)
	刘思岳译
最后一次列车	厄尔凯尼·伊斯特万(50)
	安利译
故国依旧	欧特利克·盖扎(66)
	刘思岳译
阿门, 阿门	图尔佐·加博尔(111)
	柴鹏飞译
人生的幸福	罗瑙伊·久尔吉(141)
	安利译
骤雨	多博齐·伊姆雷(161)
	安利译
沃诺·伊格纳茨	费耶什·安德烈(190)
	安利译

上等人的假期	高朗博什·拉约什(201)	曹慧清译
住在半层楼的人家	高尔戈齐·伊丽莎白(226)	柴鹏飞译
家庭生活	约凯伊·安娜(278)	曹慧清译
重任	拜尔陶·布尔丘(294)	曹慧清译
二十小时	山陶·费伦茨(317)	柴鹏飞译
作者简介	(492)	
译后记	(497)	

爱 情

德里·蒂博尔

牢房的门开了，看守把一捆东西扔到犯人脚旁。

“拿着！”

这是一个口袋，上面贴着号码。B站起来，深深吸了一口气，望着看守。

“这是你的衣服，”看守说，“换上！回头给你理发。”

口袋里是七年以前脱下的衣服和鞋子。衣服皱皱巴巴。连手掌大的平地方也没有，鞋子发霉了。抖开衬衫，也是扑鼻的霉味。当他换完衣服，理发员来了。

一个小时以后他被带到监狱办公室去。走廊里有十来个已经换上便服的犯人在等着，尽管如此，还是第一个就把他叫进去了。办公桌前面坐着一个下士，旁边还站着一个下士。在他们前面的一个大尉缓缓地在这狭窄的屋里来回踱着。

“靠近一点！”坐着的下士说。“姓名……母亲的姓名……回哪里去？”

“我不知道。”B说。

“怎么回事？”下士问，“你不知道回哪里？”

“不知道，”B说，“我不知道你们把我送到哪里去。”

下士不高兴地看了他一眼，嘟囔着说，“哪里也不送你去。你可以回到妻子那里去吃午饭，晚上可以和她睡觉。懂了吗？”

犯人没有回答。

“那么你究竟打算到哪里去？”

“榆树街十七号。”

“布达佩斯，第几区？”

“第二区，”B说。“为什么释放我？”

“问这许多干吗？”下士板着脸说，“释放你，不就完了！你能离开我们这里，你就该够高兴的了。”

从隔壁屋里拿过来了他的贵重物品——一块镍手表，一支钢笔，还有一个相当旧的、从他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墨绿皮夹子。皮夹是空的。

“在这里签字！”下士说，推过来一张手表、钢笔和皮夹子的收据。

“这个也要签！”

也是一张收据——在监狱里的劳动工资，一百四十七福林。下士当着他的面把钞票一张一张放在桌上，“收好！”B重新从衣袋里把皮夹子拿出来，把钞票和硬币一起塞进最里面的一层。皮夹也是发了霉的。最后给他的是一张出狱证。“被捕原因”这一栏是空着的。

在走廊里又等了约莫一个小时，然后连同其他三个人被送到监狱大门口去。但在未到达大门口之前，一个从后

面跑步赶来的下士叫住了他们，把其中的一个人叫出，由两个带冲锋枪的看守押回到牢房的那个建筑物里去了。这个人刚刮过的脸顿时发黄，象是胆汁涌到头上来的似的，眼神也浑浊了。

他们三个人继续向大门走去。

大门口的看守检查完出狱证，交还给B，告诉他：

“那边有电车。”

B一动不动地站着，看着跟前的地面。

“还在等什么！”看守说。

B还是站在那里，看着地面。

“快走！”看守说，“还在那里等什么！”

“我走，”B说，“那么我可以走了？”

看守不理他。他把出狱证放进衣袋，然后走出大门，走了几步想回头看一眼，但他鼓起勇气继续往前走，勉强自己不往后看。他仔细听着后面有没有脚步声。他想，如果他赶上电车以前背后还没有伸过一只手按在他肩上，或者象刚才那样从后面传来声音叫他回去，那么他确实是被释放了。被释放了！

当他走到电车站，突然回身，身后没有一人。伸手到裤兜里一摸，空空的，没有手帕可以擦一擦额上的汗水。这时正好开过来一辆电车，从电车的拖车里下来一个满脸麻子的看守，和他几乎擦身而过，小小的眼睛长时间敌对地看着B。B没有向他问好。而是迈步跨上了电车。

就从这一分钟开始，他没有向看守问好，当电车开动的

这一瞬间开始，生命重新在他周围开始了。这感觉有点象电影院里放映机发生故障，有一段时间银幕上有画面却没有声音。在那沉寂的大厅里，当观众似乎也不复存在的时候，就在那一刹那间，突然在一句话或一个字的某个地方，声音重新出现在演员动弹着却不发声的嘴上，象骤然触发了似的，整个空间顿时充满了音乐、歌声和语言。这时，一切色彩都爆发般地显现了。迎面过来的电车闪着那样鲜艳的黄色，好象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看到。它隆隆地在一幢耀眼的灰色两层楼房前从轨道上疾驶而过，以致 B 担心它永远停不下来。在街的另一边，两匹红得象罌粟花的骏马拖着一辆空车飞奔。车辆的辘辘声似乎和那在蓝天上浮动的云朵浑成一体。一个小小的翠绿的花园向后飘去，它后面是一间敞着窗户的厨房。在人行道上散步的人熙攘往来，都穿着合体的便服，各不相同，而且把人们都衬托得仪态大方。行人中间有许多显著矮小的人，有的只有普通人的膝盖那样高，个别的还由别人抱着。至于女人，呵，她们可真是……

B 感到自己的眼眶充满着泪水，便向车厢里面走去。女售票员柔和悦耳的声音象音乐一样沁入他的心扉。B 买了票，坐在角落的一个单人座位上，闭上眼睛。他担心，如果不这样的话，他有可能失去自制。有一次他睁开眼睛，看到对面人行道上啤酒厂的门口，一个男人正在抚摸一个青年姑娘的脸，他又下意识地伸手到裤兜里，再一次发觉没有手帕可以擦一下刚冒出来的汗。这时上来一个工人，坐在他对面，提包里挤着十瓶啤酒。

女售票员笑起来：

“要这么多啤酒干吗？”

“同志，我是有家室的人，”工人回答说，“我的妻子喜欢看我喝酒。”

售票员笑着说：

“光看着？”

“光看着。”

“您这是黑啤酒？”

“黑啤酒。”

“淡啤酒要好些。”

“我妻子爱看我喝黑啤酒。”工人道。

售票员笑着道：

“你转让一瓶给我行吗？”

“黑的？”

“黑的也行。”

“干吗？”

“带回家给我丈夫。”售票员笑着说。

“既然您是黄头发，干吗他爱黑啤酒？”工人笑着问。

售票员笑着。到站了，B下了电车，叫了一辆出租汽车。

“到哪里？”过了一会儿司机问，因为B一直没有开口。

“到布达，”B说。

司机回过头，打量着客人。

“过哪一座桥？”

B 心不在焉地重复：“过哪一座桥？”

“您第一次到布达佩斯来吗？”司机问。

“过玛尔基特桥。”B 说。

车开动了，B 直挺挺地坐着，没有倒在靠背上。车窗里飘进来温热的汽油味、灰尘味和电车车铃的叮当声。两边人行道上洒满阳光，沥青的路面上人影交错，在人们移动着的脚前互相掠过，好象使街道变得更热闹了。一个饮食亭子的橘黄色条纹的帆布伞下，在猩红的光影里，一个年轻的女子在吸着烟。再过去一些，在拐弯角上，一棵挺拔的小栗子树在轻轻摇曳，生气勃勃的树冠缝里闪着晶莹的阳光，在街上投下稀疏的阴影。

“要是路过一家纸烟店的话……”B 对司机说。

过去三家门面，车就停住了。面前是一家蔬菜铺子，门口的摊上堆着小山一样的小红萝卜、元白菜和红苹果。旁边就是一家纸烟店。

“您坐着，”司机回过头来，“我去买。您要什么牌的？”

B 看着小红萝卜，手轻轻地颤抖着。

“科苏特牌？”

“好，”B 说，“还要一盒火柴，谢谢。”

“没有关系，回头和车钱一起算好了。只要一包？”司机一面下车，一面说。

“谢谢您。”B 说。

“您现在想抽吗？”司机回来了。“我的内弟也在里面蹲过两年，他出来后的第一件事也是买包烟。接连抽了两支

‘科苏特’，然后才回家。”

“我身上看得出吗？”停了一会以后 B 问。

“嗯，多少有点看得出来，”司机说，“我的内弟当时的脸色也这样象有病似的。当然，从医院里出来的人脸色也不好，但他们的衣服不这么皱。您在里面待了多久？”

“七年。”B 说。

司机吹了个口哨，“政治问题？”

“对，在死牢里待了一年半。”

“这回放您出来了？”

“好象是，”B 说，“我身上看得很明显吗？”

司机耸起双肩，接着同时放下。“七年，”他又重复了一遍，“难怪。”

B 在上山电车站附近下了车，剩下的一段路他要步行回家，因为在和妻子见面以前他想习惯一下外面的生活。司机不肯要小费。“您会很需要钱的，同志，”司机说，“哪里也别随便花，只拿来保养身体！每天吃肉，半升好葡萄酒，很快就会恢复健康。”

“再见，”B 说。

在斜对面时装商店的橱窗里有一面窄长的镜子。他在镜子面前站了好久，然后走开了。由于帕莎雷蒂路行人太多，他改从一个网球场旁边的小林荫道上坡，穿过海尔曼·奥托街往前走。这里是许多正在建筑的小片住宅，向前面的山脚延伸过去。他感到一阵头晕，便在一片草地上坐了下来。这时候妻子反正不会在家，在这里坐半个小时回去

也来得及。草地的对面是一家小院子，栏杆里面有棵盛开的苹果树。B 凝神看了一会，然后站起来，向栏杆走去。白蜡似的、微微发亮的花朵密密地长在树枝上。在树枝下面很难透过花丛看到好象是在轻轻颤动的靛蓝色天幕。每朵花的深处，在每片由宽向窄逐渐收缩的花瓣末端，是一抹浅浅的玫瑰色，更使人感到花瓣的洁净和高雅。在花丛中蜜蜂嗡嗡地往来奔忙，象是无数条金线点缀着花朵构成的白缎子。整棵树好象都在轻轻摇动，有如在清风中打开了一张薄薄的纱网。B 静静地站着，倾听着这棵树的絮絮微语，在花丛深处，他找到了一个可以看到天幕的空隙，那上面是一片静止不动的薄罗似的白云，宛如在那遥远的天际，在眼前这棵树上面的高处另外还有一棵盛开着的苹果树。他就这样，通过这棵可以捉摸的树，看着渺茫的、无法捉摸的那棵树，慢慢地感到一阵昏眩。

他因为忘记给表上弦，所以也不知道下车后回家的路上已经过去了多少时间。走过去几步，在一个灌木丛旁边，他呕吐了几口，觉得轻松多了。又步行了约摸半小时以后，穿过一条路边长满果树的在阳光下沐浴的小街，来到了自己的家门口。他们住在二层。院子门内，一边一棵白丁香，他沿着楼梯向上走。

他按了按自己屋子的门铃，没人开门，门上也没有人名牌。然后他又折回来，走到地下室守门人屋子门口，敲敲门。

“您好，”他向开门的女人问好。她也老多了，瘦了。

“您找谁？”

“我是B，”B说，“我的妻子还住在这里吗？”

“天哪！”这女人叫了起来。

B看着地面，“我妻子还住在这里吗？”

“天哪！”女人又叫了一声，“您回来了？”

“回来了，”B说，“我妻子还住在这里吗？”

女人松开门把，靠在门框上，“您回来了？”她重复地说
“天哪！噢，当然，她住在这里。”

“我孩子呢？”B问。

女人明白过来了。“他很健康，”她说，“很健康，什么病也没有。是个很神气、很漂亮的大孩子了。天哪！”

B沉默着。

“请进来！”女人颤声说，“请到我们屋里坐一会儿。我早知道，你是受冤枉。我早知道，您早晚是会回来的。”

“我按了三次铃，可是没人开门，”B说。

“请到我们这里坐一会儿。”女人重复说，“谁也不在家，房客们也都出去了。”

B沉默着，看着地面。

“您妻子上班去了，孩子上学去了。”女人说，“您不进来吗？他们要下午才回来。”

“住了房客了？”B问。

“他们为人都不错，”女人说。“您妻子和他们相处得也还可以。天哪，您回来了？”

B沉默着。

“钥匙在我这里，”等了一会儿女人说，“请上楼休息休息。”

墙上挂着两把钥匙，女人摘下一把，顺手带上门。

“请上楼休息休息。”

B 看着地面。“您也上楼吗？”他问。

“当然，”女人说，“我指给您看她住哪一间。”

“她住哪一间？”B问。

“您知道，一共有四个房客，”女人说，“她租出去了两间。您妻子和孩子住那间下房。厨房和浴室是合用的。”

B 没有说话，

“那么走吧，”女人问，“也许您愿意在我们这里等她回来？要不您在我们这个小床上躺一会儿？”

“厨房和浴室是合用的？”B问。

“噢，当然是合用的。”女人回答道。

B抬起头，看着女人的脸，“那么我也可以洗个澡？”

“那自然。”女人微笑着说，轻轻地用手扶着 B 的胳膊肘，象是怕他倒下。“你当然可以洗，怎么不可以！您们不也住在那里吗？我不是说过，厨房和浴室是合用的？我本来还可以给您烧点热水，因为我们冬天还剩下一点柴火，可是那几个房客好象把浴室锁了。”

B又沉默了，看着地面。

“那么走吧……也许您愿意在我们这里待一会儿？”女人问。“请进来，我在厨房，不会吵您的。您可以在床上躺一躺，说不定还能睡一会儿。”

“谢谢您，”B说，“我还是上去。”

下房的窗户是朝北开的，和其他下房一样。窗口是一棵桤树，左边可以看见古盖尔山由于覆盖着松林而发黑的山顶。桤树的树荫把屋子染上一片绿色。当他一个人在屋里坐下的时候，呼吸开始缓和下来了，感到了他妻子的气味。他在窗口坐下，深深地吸着气，看着这棵桤树，处处感到妻子的存在。在这间小小的屋子里，只有一口用旧了的白漆柜子、一张小铁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要上床，必须把椅子挪开。但他没有躺下，只是坐着，吸着气。桌子上堆满各种东西——书、衣服和孩子的玩具，还有一面小圆镜子。他照了照自己的脸，还是和刚才在上山电车站那家商店的橱窗里看见的一样。他把镜面朝下放在桌上。烟灰缸上放着一个带白圆点的红橡皮球。在桌上也感到了妻子的香味。

当他重新在窗口坐下时，女守门人送来了一茶缸咖啡牛奶和两块点心。他吃掉了。不久之后，住在同一层的那家主妇也送来了一杯咖啡牛奶，以及黄油面包和香肠，还有一个红苹果，就象在街上看见的耶一种。她在桌上放下盘子，噙着眼泪，不几分钟也离开了。当一个人的时候，B把这份东西也吃了。表一直没有上弦，自己也弄不清楚到底在窗口坐了有多久。窗子下面是个小花园，四处静悄悄的。桤树镶着白边的浅绿色树叶缝中偶尔飘进来一丝微风，轻轻地搔动着映在粉墙上的下午的阳光。

当闻够了妻子的气味而再也闻不到什么的时候，他下楼走到院子门口。不一会儿，妻子在转弯角上出现了，四五

个男孩子围着她。快到门口的时候妻子的脚步突然慢了下来，甚至还停了一下，接着便向他奔跑过来。B也几乎是下意识地向她飞奔。当两个人快要靠拢的时候，妻子又停住了，好象有点不大相信这是真的，然后又快跑起来。B看见了她身上那件灰地黑条的长袖开司米毛衣，这还是被捕以前给她买的。妻子是空气与肉体的一个特殊的、最不寻常的混合体，是独一无二的、无法可以用任何事物比拟的一个存在。在这一时刻他所感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了七年监狱生活中脑子里关于她的一切想象的总和。

当他们终于从拥抱中松开的时候，B靠在栏杆上。妻子身后几步的地方，那四个孩子以好奇而不理解的神情看着他们，他们大概有八九岁，不是五个，而是四个。B靠在栏杆上，逐个看着他们。

“哪一个是咱们的？”

妻子这时才开始哭了起来。

“上楼去吧！”她一面哭一面说。

B 搂着她的肩膀。

“别哭了。”

“上去吧！”妻子失声哭了起来。

“别哭了，”B说，“哪一个是咱们的？”

妻子推上院门，向屋子跑去，穿过丁香树丛，进了门洞。她还是象当年离开的时候那样苗条，跑起来还是那样轻快，那样有弹性，和当她还是姑娘的时候，为了逃避一头乳牛的那次一样，既恐惧又敏捷。B也上了楼，在房门口追上了